



【落英缤纷】

一枚书签

□王力丽

季节真是嬗变的手，一抹就将夏天郁郁葱葱的绿，五颜六色的花以及酷热闷燥的暑气一扫而净。秋光先到山野人家，土地已有了收割完庄稼的安宁，光秃秃的枝头还有顽强的黄黄柿子在坚守，野草呈现着完成使命的坦然轻松，凉寒的空气正是“秋气堪悲未必然，轻寒正是可人天”。

从初秋、中秋、晚秋直到暮秋，渐渐地红了瓜果，黄了枝叶，红衰翠减，草木凋零，但在气清风寒中一枝独秀的就是万山红遍、层林尽染的霜天红叶。有人说是火炬树，有人说是黄栌，还有人说是枫叶，我统统称之为霜叶，因为只有经历了霜降，枫叶才会红透，才有“山明水净夜来霜，数树深红出浅黄”的景色。

喜欢深秋这个时候，不知是否因为我出生在这个季节。每一个生命无不与降生时的某个节气、某一时辰、天空划过的一颗流星、微云呈现的色彩、门牌号码的数字，甚至门前经过的匆匆行人、一只飞鸟的踪迹、树上倾斜落下的叶子……有神秘的不可言说的关系。

每年我都要去找寻那棵有风景的树。此时经霜的红叶点燃了原野的火海。你可知霜叶的心事?“一重山，两重山，山远天高烟水寒，相思枫叶丹”，霜叶在默默等待秋的光临，等待飒飒的秋风，等待飞鸿影下，等待秋色连波。从初春的嫩绿中就明眸皓齿地等待长大，等候在最美的秋季里做个最艳丽的新嫁娘。

秋风来了，从遥远的地方跑来了，一直跑一直跑，跑到了那棵叶子最红的树下。每一个季节都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色彩。霜叶那绯红的脸颊露出甜蜜的笑容，穿上华美的霓裳，唱着飞扬的歌，展开飞翔的翅膀，在秋风中释放着火一样的热情，轰轰烈烈浸染着秋季最美丽的瞬间。

所有深情的等待和执着的隐忍是值得的。一季秋风，一世姻缘，是霜叶沉淀一年的情感。霜叶明白的:是一年秋事的一夕霜风带给我一抹嫣红，一袭红裙，一颗火热跳动的心，我是秋风中最跳跃的红，最绮丽的颜。我要用整个生命把秋天染红，用全部热情温暖着秋天。

可风不会停留啊，它还要远行，与时光一起进入季节永恒地循环、奔跑。再惆怅百转、难舍难离也要挥手泣别。

风决绝地走了，霜叶伸出长长的手，像要触摸秋风的飘飘长衫。它的目光追随着风的足迹，踏遍千里万里，飘进了夜半钟声的客船，落到了沾霜的一江渔火;在落日残霞的古村寂寞驻足，在老树寒鸦的轻烟里酸楚落泪;在枫叶飘满的爱晚亭上寻觅，在“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”的商女哀怨的眼睛里凝眸……但万里悲秋，不知风在何处?

没有什么能阻挡风飞奔的脚步。一年一年，越过山岗，越过河川，跑绿了春草，跑弯了柳条。继续跑，跑向无休止的未来，跑黄了树叶，跑飞了大雁，跑落了果实，跑冻了河流，跑老了白发。飞跑的风以燃烧的激情和焦灼的苍凉，丰满了一个个年轮。

随着秋风渐行渐远，霜叶将最后的一丝艳丽与缠绵落地成殇，飘零凋谢，落在孕育万物的泥土上，等待又一次生命的轮回，等待来年春雷唤醒生长的力量。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，书写一季穿透生命悲凉的感动。

我们都是自然的孩子。站在生与死的当口，满地的黄叶是我出生的温床，死亡和降生完美衔接，我像一棵树站起来，一样经历岁月风霜的捶打，经过雷电虫灾的劫难，跟随节气伴着万物一起生长。风正从远方赶来，一路摇撼着，留下种子，留下希望，让生命的历程在苍穹下愈加饱满。

曾经有一枚如血的红叶凝固在最美丽的时刻，此刻就夹在我的书里。

【烟火人间】

平实的爱情

□冯连伟

娘16岁嫁给爹的时候还是一个黄毛丫头，爹的财产是一间半破草屋和半个铁锅。爹和娘能走到一起是我的大伯和姑姑一手操办的，既非父母之命也非郎财女貌。我长大了，听爹和娘坦率地拉起当年结婚成家，在媒妁之言中还有“虚假”因素:爹当时没有什么财产，娘也没有媒婆介绍得那么娇美。但在近五十年的共同生活中，没有多少现代爱情元素的婚姻生活却亲情浓浓，共同养育拉扯了一大家人口。

从我记事起，娘在我心中敢说敢做，爹则慈祥、沉默寡言、与世无争。在我们农村，一般家庭是男主外女主内，而在我们家里，娘虽然比爹小6岁，但娘是我们家里里外外的一把手。过去家里条件差，缺吃少穿，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，东挪西借，赶集上店的都是娘。用娘的话说:“你爹呀，家里三天揭不开锅也找不着他，别人踢他三脚也不会还手!”

其实，娘是全家挡风遮雨的伞，是儿女心中的靠山;爹呢，是一头默默耕耘的老黄牛。在爹和娘一起生活的岁月里，如果说娘多么爱爹或爹怎么爱娘，我从未听他们用语言描述过，但我清楚地记得，家中有什么稀缺物品，娘都是把爹放在第一位;逢年过节，娘不曾给自己添一块新布，但必定要给爹添一件新衣。爹呢，在我们跟前说的都是娘的好，从未听到他说娘半个孬字。爹摆水果摊时，娘总是自豪地说:“你爹知道我别的瓜果不吃，每次都给我带一个最好的甜面瓜。”生活艰难，世事复杂，我听到过娘的哭声、吆喝声，但从未听到爹娘间粗声大气地说过话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爹娘总有说不完的话。我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，家里除了一台收音机外，连个电视都没有。夏天夜里蚊子特别多，冬天的夜特别漫长，睡在冰冷透风的屋里一会儿就被冻醒。那时一年四季的夜里，唯一的乐趣就是听隔壁的娘和爹拉呱，往往睡醒一觉还听到他们在说话。那时经常好奇，爹娘到底有多少话说不完?现在想想，爹娘在艰难的养家糊口之路上共同携手前行，娘掉泪的时候，爹给她安慰;爹劳累的时候，娘给他擦把汗水——这就是爹和娘的爱情啊!

爹确诊患了癌症时，我和哥哥最初想瞒着娘。但因为要做手术，我们担心万一手术时发生意外，会给不知内情的娘造成终生遗憾。于是决定由我去告诉娘爹的病情。我回家带爹进城看病时，是直接从他车站旁的水果摊接走的，仅仅相隔三天，告诉娘的就是爹得了不治之症，就要马上动手术的消息，这沉重的打击立即让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。娘在家里整整哭了三天三夜，把给爹预备的“送老”的衣服都准备好后，又强装笑脸到医院侍候爹。

爹因有娘而幸运，他不仅活着了手术台，而且经过一个月的住院治疗，顺利出院了。但因为这场手术，爹的身体极度虚弱。怕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，从动完手术到最后离开人世，10个多月的时间，300多个日日夜夜里，娘独自承担起照顾爹的重担。娘坚定地说:谁也不用，谁也没有我照顾你爹照顾得尽心!你们好好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就是对爹最好的孝顺。那一段日子，既是爹娘共同生活的最后时光，也是娘一生对爹爱的集中体现。我回家的时候，总是看到娘为爹忙碌的身影。年过六旬的娘又像年轻时一样跑东跑西赶集上店，用娘的话说:“你爹想吃什么，只要我能买到我都买给他吃。你爹多活一天，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家，就有人陪我说说话解解闷啊!”

爹最后还是把娘扔下先走了。记得爹去世前夕，我回去看他时，趁娘去做饭不在身边，爹悄悄对我说:“你娘要强了一辈子，也累了一辈子，现在老了，我要不在了，你们都要好好孝敬你娘，千万不要惹她生气。有你娘在，你们回来还有奔头，还有这个家啊!”

爹去世后，娘哭得天昏地暗，她一遍又一遍地哭诉:“我亲亲的人啊，你把我扔下你走了，以后我给谁说知心话啊?谁再给我暖暖脚捶捶背啊……”

屈指算来，娘失去爹已近二十年了，娘为父亲流过的泪水不计其数。娘坚持在她的老屋小院里生活，每次劝她进城与我们同住，她总是说:“我住在这里，逢年过节你爹熟门熟路地还能回来看看啊;我要上城里住，你爹上哪里找我呀?”

世界上的爱情有很多种，在我眼里，爹和娘之间的爱，更多的是亲情，是融入到血液中的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那种平实、质朴却回味无穷的感情。

【岁月留痕】

小豆腐

□高秀花

在胶东农村，老农吃的小豆腐，有人叫渣豆腐，是把磨出的豆腐沫子倒入锅里，连菜一起煮熟的。农民说小豆腐是“庄户肉”，是指庄户人吃顿小豆腐，比吃顿肉还犒劳人。

吃顿小豆腐也不容易。以前用水磨子——就是做小豆腐专用的石磨，上面装个磨拐子，用小绳系个扣子，套在拐子上，找根一米左右的木棍，插进扣子，人工推着石磨转动。

头天晚上把黄豆泡在水里，第二天早上泡开，可以上磨了。人口少，一次泡两斤豆子，人多就三四斤。把泡好的豆子放在磨上一部分，用完再加。往磨眼里投一些，加入适量水。手扶磨棍，放在胯骨前，推着磨转圈。磨眼里的豆子没有了，再加上些豆子，加上水。

磨出的豆腐沫子，在磨上粘着。左手扶磨棍，右手拿勺子把沫子刮下来，放到盆里。磨大较沉，能把豆子磨得更碎，沫子又细又白又有黏性，做出的小豆腐细腻可口。

我七十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和老伴磨小豆腐，两人换班推，一人推二十圈左右，腰就直不起来了。不知换班几次，终于推完了。这是最后一次用大磨推小豆腐。

后来买了一盘小石头磨，一只手摇着转圈。下半扇边上有一圈凹槽，用来接豆腐沫子。先在磨膛里放一些豆子，免得开始空转把表面磨坏。先铺上的豆子常常搓成两瓣，不够碎，还得舀回磨眼里再过一遍。因为磨小，重量不够，磨不了太细，一般要磨两遍。磨完两斤豆子，大约需要两个小时。即使这样的小磨，我劲小摇不动，都是老伴负责手摇，我管泡豆子，准备馇豆腐的菜。

接着就是煮豆腐。先在锅里放些菜，加入一两碗清水，以防豆腐沫子粘锅。倒入豆腐沫子，再加些水。沫子太稠了，一是难熟，二是容易糊锅底。锅烧开了，放入菜和盐，用勺子搅几次。改中小火，怕沫子滴出来。一直守在跟前，不盖锅盖，沫子涌上来就搅一搅。直到菜烂，沫子不滴了，盖上锅盖，小火煮十来分钟就可以出锅。

用香菜、大葱、辣椒、酱油、香油拌一盘小凉菜，和小豆腐搭配，构成美味佳肴。大豆里有蛋白质、大豆异黄酮、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，对人体很有益处，还有助于通便解决便秘。

想想当年，可没有这么多“原材料”。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，秋天的地瓜没完全收回家，连续三年家无余粮，生活极度紧张。我嫂子去南山买来一点地瓜叶，洗净，煮烂，挤水，用它馇小豆腐。可是豆子太少，磨出的豆腐沫子太少，几乎全是地瓜叶，没有小豆腐味。

怎么办?找到榆树皮，削去外面的老皮，露出里面白色的嫩皮，晒干，切段，放石碾上压碎，成面。这种“面”很有黏性，加到地瓜面和面，包地瓜叶小豆腐包子。皮较薄，有弹性，蒸熟了，像小肥猪，当时觉得很好吃。

以前村里用一盘公磨推豆腐，公磨安装在大街旁或宽敞的地方。用久了，磨里的磨齿磨平了，就请石匠镗磨——就是把磨齿沟加深。工钱全村人凑，每户五分钱。

大家基本都在上午推豆腐，第一家推完后，磨膛里多少会留下一点收拾不走的豆渣沫子。老人们常说:“一个磨膛，养个老娘。”就是说，磨膛里落下的沫子，够一个老人一顿饭了。所以，谁也不愿意吃这个“亏”。家里有着急做饭的，不能等，只好第一个推，后面就来了好几家排队的人。老农民穷怕了，时时处处省吃俭用，还是吃了上顿愁下顿，所以显得小心眼，就怕别人占了自己的便宜。

有一次，我家磨小豆腐，用大铁锅馇豆腐，还没馇熟，我叔叔来了。没有好饭给叔叔吃，我和了一块白面，擀了一张大饼，横着竖着切成九块。等锅里的豆腐沫子不滴了，放在豆腐上面，一起煮熟。又在灶膛里烤了一些小干鱼。请孩子的爷爷和我叔叔喝了一点小酒，每人吃了一碗小豆腐饼。来客人没有好饭招待，总觉得对不起叔叔。这是叔叔唯一一次来我家。

2005年，孩子的大爷病重，想吃小豆腐。我家方便些，老伴就去外村买了小红萝卜，回家馇的小豆腐，给他送去一小盆，能盛两碗多。得重病的人，想吃什么，尽量满足，免得以后懊悔。